

《资本论》一卷的私有制批判及其当代启示

○ 白雪秋, 周 钧

(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871)

〔摘要〕《资本论》作为一部鸿篇巨著, 论述的正是产生于私有制并承载着劳资双方对立关系的“资本”。其中《资本论》一卷对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剖析深刻而系统。不仅深入揭示了资本主义私有制不可克服的基本矛盾, 而且充分论述了其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和进步性; 不仅阐释了公制作作为人类社会未来选择的必然趋势, 而且合规律地设想了未来社会的公有制实现形式——社会所有制, 并有说服力地阐释了社会所有制以其自身的优越性对小生产私有制和资本主义所有制的超越。准确理解和把握其“批判”的精髓, 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私有制; 基本矛盾; 公有制; 社会所有制

DOI:10.3969/j.issn.1002-1698.2017.11.004

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 马克思认为, 所有制作为生产关系的总和, 决定于生产力, 决定着社会制度。资本主义私有制是产生剥削、造成社会不平等和经济危机的根源, 尽管资本主义具有伟大的历史进步性, 但因其自然过程的必然性又将造成对自身私有制的否定。因此, 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在《共产党宣言》中旗帜鲜明地把共产党人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 “消灭私有制”, 而且在《资本论》中, 马克思进一步以社会生理学意义上的解剖视角, 深刻地剖析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内在矛盾、外在表现以及历史进步性和暂时性, 得出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必将被社会主义公有制所取代的科学结论。

作者简介:白雪秋,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 政治经济学、发展经济学; 周钧,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经济学博士研究生。

一、以商品为研究起点,剖析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社会的基本矛盾

《资本论》以英国为例,从解剖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细胞“商品”开始,层层深入地分析了商品二重形式、生产商品的劳动二重性、私有制条件下简单商品经济社会的基本矛盾,从而,科学揭示了商品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所固有的基本矛盾。

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因此,马克思的研究“就从分析商品开始”^[1]。

商品作为用于交换的劳动产品,“具有二重形式”即作为使用价值的日常“自然形式和价值形式”^[2]。物的有用性使物成为使用价值,价值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单纯凝结,是交换价值的基础和内容。商品所以具有这二重形式,是因为生产商品的劳动具有二重性: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一切劳动,一方面是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就相同的或抽象的人类劳动这个属性来说,它形成商品价值。一切劳动,另一方面是人类劳动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费;就具体的有用的劳动这个属性说,它生产使用价值。”^[3]

生产商品的劳动之所以具有二重性,是因为简单商品经济社会具有的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之间的基本矛盾。由于私有制,生产商品的劳动属于私人劳动;由于社会分工,生产商品的劳动又属于社会劳动。“各种使用价值或商品体的总和,表现了同样多种的……有用劳动的总和,即表现了社会分工。这种分工是商品生产存在的条件……只有独立的互不依赖的私人劳动的产品,才作为商品互相对立。”^[4]商品生产者若想将商品卖出去,从而使私人劳动转化为社会劳动,就必须进行交换,“使用物品成为商品,只是因为它们是彼此独立进行的私人劳动的产品。这种私人劳动的总和形成社会总劳动。因为生产者只有通过交换他们的劳动产品才发生社会接触,所以,他们的私人劳动的独特的社会性质也只有在这种交换中才表现出来。”^[5]而要交换,就要求将生产商品的具体劳动抽象化,即还原成无差别的一般的人类劳动,以便作为可计算、可比较的交换价值的基础。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生产的所有权规律转变为资本主义的占有规律,简单商品经济中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之间的矛盾就发展成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只有当雇佣劳动成为商品生产的基础时,商品生产才强加于整个社会,但也只有这时,它才能发挥自己的全部潜力。”并且,“商品生产按自己本身内在的规律越是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商品生产的所有权规律也就越是转变为资本主义的占有规律。”^[6]即商品以价值为基础实行等价交换的规律转变为资本家无偿占有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的规律。于是,商品生产过程的二重性——劳动过程和价值形成过程,便转变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二重性——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生产过程的二重性,正是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挥作用的过程,即社会基本矛盾作用的过程。

程。^[7]在资本主义社会,其基本矛盾表现为生产劳动的日益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

二、“基本矛盾”在现实生活中表现出宏微观矛盾和产销矛盾

在资本主义现实生活中,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具体表现为两个矛盾:个别生产的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微宏观矛盾);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劳动群众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产销矛盾)。从微观上来看,由于私有制,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下,个别资本家总是尽量完善经营管理,不断提高劳动生产力,以追求超额剩余价值。因而,个别的生产都是有序而高效的。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资本家进行监视,使劳动正常进行,使生产资料用得合乎目的,即原料不浪费,劳动工具受到爱惜,也就是使劳动工具的损坏只限于在劳动中它被使用时损耗的必要程度。”^[8]只有这样,才能使其商品的个别价值低于社会平均价值,从而能够获得超额剩余价值。

从宏观上来看,由于社会分工及其社会化大生产,作为私人劳动成果的商品必须卖得出去以实现为社会劳动。然而,“卖得出去”并非易事。即“商品价值从商品体跳到金体上,是商品的惊险的跳跃。”^[9]虽然“商品爱货币,但是‘真爱情的道路决不是平坦的’”。由于私有制,各个企业是独立的,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以及怎样生产是自己的私事;而社会分工又决定了其私人劳动不论从量来说还是从质上来看,都必须符合社会的需要。而能否符合需要又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因为把各个企业“‘分散的肢体’表现为分工体系的社会生产有机体,它的量的构成,也像它的质的构成一样,是自发地偶然地形成的。所以我们的商品占有者发现:分工使他们成为独立的私人生产者,同时又使社会生产过程以及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关系不受他们自己支配”^[10]因而,从整个社会看,便会出现有些商品供不应求、而另一些商品供大于求的无政府状况。于是,便产生了个别生产的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

从生产的供给方面来看,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生产目的和决定动机是生产剩余价值,资本家总是为生产而生产。“作为资本的货币的流通本身就是目的,因为只是在这个不断更新的运动中才有价值的增殖。因此,资本的运动是没有限度的。”对资本家来说,“他的目的也不是取得一次利润,而只是谋取利润的无休止的运动。因而,价值不断地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在这个运动中永不消失,从而变成一个自动的主体。”^[11]因而,资本主义生产具有无限扩大的趋势,从而使供给总是处于不断增加的态势。

从消费的需求方面来看,作为需求基础的广大工人的消费,则被限制在劳动力再生产的范围。因为工人的消费主要取决于工资,而工资仅仅是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对于资本家来说,工人作为其生产要素的一个组成部分,与其它生产要素一样,都要尽量地降低其购买成本并尽其所能地充分使用。工人的消费就

如同给机器加油、给锅炉填煤一样,是为了再生产的继续。即使是作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马尔萨斯也觉得,“‘要使工人勤勉地劳动’,必须尽可能地把工人的工资减到最低限度。他从来也不隐瞒生财之道就在于占有无酬劳动。”^[12]当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蛋糕”的做大,工人的工资也在增加,但是,这并不改变其雇佣地位和消费的层次及其占比。如果从整个社会再生产的联系中考察,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不仅生产商品,不仅生产剩余价值,而且还生产和再生产资本关系本身:一方面是资本家,另一方面是雇佣工人”^[13]。所以,与无限扩大的商品生产相比,工人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总是相对不足。

三、“基本矛盾”通过资本积累进一步发展、激化

资本积累是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必然。出于追求更多剩余价值的内在动力并迫于竞争的外在压力,资本家总是不断将剩余价值再资本化即进行积累,以实现扩大再生产。“对过去无酬劳动的所有权,成为现今以日益扩大的规模占有活的无酬劳动的唯一条件。资本家已经积累的越多,就越能更多地积累。”^[14]

资本积累必然形成相对过剩人口。随着资本的不断积累、科技进步和生产力的不断提高,资本有机构成必然提高,相应地对劳动力的需求减少,从而,造成个人失业,形成相对过剩人口。“工人人口本身在生产出资本积累的同时,也以日益扩大的规模生产出使他们自身成为相对过剩人口的手段”。相对过剩的人口不仅是资本积累的结果,而且还是进一步榨取剩余价值的条件。过剩的工人人口是积累或资本主义基础上财富发展的必然产物,但是这种过剩人口反过来又成为资本主义积累的杠杆,甚至成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存在的一个条件。因为,“过剩的工人人口形成了一支可供支配的产业后备军,……为不断变化的资本增殖需要创造出随时可供剥削的人身材料。”^[15]事实上,过剩人口的存在,不仅适应了生产周期波动对劳动力的需求,而且又迫使在岗工人过度劳动并接受最低工资。

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的规律是:富者越富、贫者越贫。伴随着资本积累而产生的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和相对过剩人口的存在,必然造成积富积贫的结果。“社会的财富即执行职能的资本越大,它的增长的规模和能力越大,从而无产阶级的绝对数量和他们的劳动生产力越大,产业后备军也就越大。……这种后备军越大,常备的过剩人口也就越多,他们的贫困同他们所受的劳动折磨成反比。最后,工人阶级中贫苦阶层和产业后备军越大,官方认为需要救济的贫民也就越多。这就是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16]也就是说,社会财富越多、资本越大,产业后备军就越大、过剩人口就越多、贫民也就越多。可见,积累加剧了两极分化。“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17]

当然,随着积累的日益扩大和生产力的不断提升,工人的工资和福利也会提

高,但这并不改变问题的实质。因为,“一切生产剩余价值的方法同时就是积累的方法,而积累的每一次扩大又反过来成为发展这些方法的手段。”所以,“不管工人的报酬高低如何,工人的状况必然随着资本的积累而恶化”。而且,相对过剩人口的数量同资本积累的规模和能力一直保持着平衡,这已经作为“规律”把工人死死地钉牢在资本上,“这一规律制约着同资本积累相适应的贫困积累。”与此同时,资本积累的对抗性质加剧了资本本身所承载的劳资对立关系。即“劳动生产力越高,工人对他们自己就业手段的压力就越大,因而他们的生存条件,即为增加别人财富或为资本自行增殖而出卖自己的力气,也就越没有保障。”^[18]由此,进一步发展和激化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并深化了劳资双方的阶级对立。于是,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的发展客观要求突破其私有制的束缚。

四、资本主义生产因其自然过程的必然性定将造成对私有制的否定

既然私有制是资本主义社会种种固有矛盾的根源,那么,克服这些矛盾就自然由与之相对立的公有制取而代之。因此,马克思在论述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不可克服的基本矛盾的同时,也深入探讨了作为私有制对立面的公有制的历史必然性。“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在这里,其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过程的必然性”是指资本主义生产力的迅猛发展要求突破狭隘的生产关系的束缚,而且,事实上也正在不断地突破。如上所述,劳动过程的协作形式的日益发展表明,资本主义生产力的社会化程度已经突破了资本主义私有制所能容纳的范围;规模不断扩大的社会化大生产以及科学技术的自觉应用表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及其运行机制已经突破了资本主义私有制本身狭小的体量。这表明,“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19]当然,从否定的过程看,这种否定是通过资本主义集中包括竞争和信用两个杠杆的作用进行的。从否定的结果看,重新建立的是与私有制相对立的公有制,即以“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20]所有为基础的社会所有制。作为“否定之否定”,重新建立的个人所有制是超越前两种私有制的公有制之实现形式。

马克思设想的“个人所有制”之所以能超越资本主义以前的个人所有制,就是因为它是基于“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上的,而不是基于小生产上的;是联合起来的个人的“协作”劳动,而不是单独的个人的分散劳动。因而,既能充分发挥资本主义大生产的优势又能克服小生产的低效率。其“个人所有制”之所以超越资本主义所有制,就在于它是作为“自由人联合体”,对“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而不

是单个人的独立占有和资本家的私人占有,在于其劳动是自主劳动而不是雇佣劳动。这就不仅有利于充分发挥小生产的非剥削优势和个性自由发挥的优势,而且能够克服资本主义私有制对劳动的剥削和对劳动本身造成的异化。因而,以“协作”劳动和“联合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个人所有制”即社会所有制,兼顾了效率和公平,是未来社会公有制的理想实现形式。

五、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历史进步性和被取代的长期性

资本主义私有制作为人类历史阶梯上的一级,无疑具有历史的进步性。马克思的《资本论》在揭露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罪恶和消极作用的同时,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积极作用和历史进步性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阐释。“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21]也正因为如此,在其伟大的文明作用尚未全部发挥出来以前,资本主义私有制将不会被轻易取而代之。

资本主义私有制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仅其生产资料私有制和追逐剩余价值的生产目的为社会化大生产提供了制度基础和强大动力,而且激烈的竞争压力也迫使资本家不断扩大再生产。资本主义以前的封建社会是分散经营的小生产,规模效应无从谈起。而新兴的资产阶级和新贵族通过暴力的手段迫使小生产者同生产资料分离,不仅使社会生产资料集中到少数人手里,而且使大批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工人,从而,为资本主义的社会化大生产提供了前提条件和制度基础。“只有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所有者在市场上找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工人的时候,资本才产生;而单是这一历史条件就包含着一部世界史。因此,资本一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22]进入资本主义新时代的特点是,劳动具有雇佣劳动的形式;与此同时,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才普遍化并发挥出它的巨大潜力。“一旦劳动力由工人自己作为商品自由出卖,……商品生产才普遍化,才成为典型的生产形式,只有从这时起,每一个产品才一开始就是为卖而生产,而生产出来的一切财富都要经过流通。”^[23]同时,生产剩余价值的生产目的为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提供了强大动因。与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追求使用价值的产品生产不同,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目的则是追求剩余价值,而对剩余价值的追求则是无限制的。因而,千方百计地提高劳动生产率以赚取更多的剩余价值自然就成了资本家的努力方向。于是,资本家除了巧妙地提高劳动强度之外,总是要尽可能地完善经营管理、积极采用先进技术、不断进行资本积累以便从内涵和外延两方面进行扩大再生产。马克思指出,要提高劳动生产率,“他的劳动生产条件,也就是他的生产方式,从而劳动过程本身,必须发生革命。”^[24]事实上,资本主义现代工业的技术基础是革命的,而所有以往的生产方式的技术基础本质上都是保守的。正是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这一生产目的,使得“资本在精力、贪婪和效率方面,远远超过了以往一切以直接强制劳

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25]另外,竞争的巨大压力也迫使资本家不能不把企业做大做强。在资本唯利是图的角逐中,单个资本不做大做强,就将被大而强者摧毁或者吃掉。古典经济学曾用“为积累而积累,为生产而生产”这个公式表达了资产阶级时期的历史使命,马克思则深刻指出:资本家作为资本主义社会机制中的一个“主动轮”,“狂热地追求价值增值,肆无忌惮地迫使人类去为生产而生产”,这既是资本家的本性之必然,也是竞争的外在压力所致。“竞争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规律作为外在的强制规律支配着每一个资本家。竞争迫使他不断扩大自己的资本来维持自己的资本,而他扩大资本只能靠累进的积累。”^[26]可见,资本家不去逐利,就失去了作为人格化资本的属性;不进行资本积累以便扩大再生产,就会在竞争中被淘汰。当然,对于资本家只顾逐利而不顾工人的健康和寿命的态度和做法,马克思在给予无情揭露的同时,也没有归咎于资本家个人的道德败坏,而是直指资本主义制度:“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这就是每个资本家和每个资本家国家的口号。……不过总的说来,这也并不取决于个别资本家的善意或恶意。自由竞争使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作为外在的强制规律对每个资本家起作用。”^[27]

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和资本的自由流动性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协作是资本主义生产形式的起点。资本主义战胜封建社会的最有力武器就是生产形式的变革及其社会生产力的提高。自15世纪开始,资本主义先后采用了简单协作、工场手工业和机器大工业三种不同的生产形式,这三种生产形式不仅有力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而且也有效地促进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和交往,极大地推动了社会关系的发展。单就作为资本主义生产起点的协作来说,已经远比封建社会的分散小生产形式更有利于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相互影响。“资本主义生产实际上是在同一个资本同时雇用较多的工人,因而劳动过程扩大了自己的规模并提供了较大量的产品的时候才开始的。较多的工人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或者说同一劳动场所),为了生产同种商品,在同一资本家的指挥下工作,这在历史上和概念上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28]由于较多的人聚在一起或在相互联系的产生过程中进行协同劳动,必然加强了人们之间的工作衔接以及相互学习和相互激励。马克思在论述协作能够创造出一种“集体力”时指出,由于协作引起的社会接触将会激发人们的竞争意识和精神气力:“且不说由于许多力量融合为一个总的力量而产生的新力量。在大多数生产劳动中,单是社会接触就会引起竞争心和特有的精力振奋,从而提高每个人的个人工作效率。”^[29]也就是说,人的本质是社会的人,作为“天生的社会动物”,只有在相互接触的生产劳动中,才能更好地发挥出其社会性,从而更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简单的协作尚且如此,那么人数更多、范围更大、协同性更强的工场手工业和机器大生产,无疑将更加有力地促进社会关系的快速发展。当然,资本的自由流动性也促进了社会关系的发展。资本作为天生的自由派,必然要求排除一切影响自身发展的民族障碍和地域阻隔。“只有资本才创造出资产阶级社会,并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

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它创造了这样一个社会阶段,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一切以前的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也就是说,资本按照自己的意愿和自由流动性,既要克服把自然神化的现象,也要克服流传下来的、属于闭关自守地满足于既定需要和重复旧生活方式的现状,更要克服民族界限和民族偏见。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破坏这一切并使之不断革命化,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30]于是,“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31]世界性市场网的形成更加促进了资源的全球流动和配置,更加密切了社会交往,进而形成了全球各民族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互相依赖。

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发展有利于社会主义新要素的形成。既奠定了未来社会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也催生了突破私有制的社会所有制萌芽。社会主义作为取代资本主义的更高社会形态,其雄厚的物质基础是由资本主义奠定的。资本家是人格化的资本,“作为价值增值的狂热追求者,他肆无忌惮地迫使人类去为生产而生产,从而去发展社会生产力,去创造生产的物质条件;而只有这样的条件,才能为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建立现实基础。”^[32]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取代资本主义,就在于有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社会生产力。而这个更高的生产力不是凭空而来的,恰恰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基础上的。马克思在论述“否定之否定”时,就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是建立在资本主义时代成就的基础上的。与此同时,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将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不断扬弃的基础上的。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基本矛盾,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也一直在试图变革所有制以适应越来越社会化的大生产需要。由于生产力发展对私有制的不断突破,资本主义所有制已经处在其私人所有制和社会所有制之间“无数层色”中的一个“中间状态”。“那种本身建立在社会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并以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社会集中为前提的资本,在这里直接取得了社会资本(即那些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的资本)的形式,而与私人资本相对立,并且它的企业也表现为社会企业,而与私人企业相对立。这是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33]可见,在这种状态下,生产的客观因素即生产资料不仅仅归私人资本所有,而更多的是归社会资本即通过集中而联合起来的资本所有,以适应“事实上已经以社会的生产经营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资本主义私有制被取代的长期性和艰巨性。马克思在全面深入剖析了资本主义私有制不可克服的基本矛盾、历史进步性以及终将被取而代之的同时,也深刻地指出了“取代”的长期性和艰巨性。这首先是由于实现社会所有制的前提条件是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达,而生产力的发展是一个逐步的过程,要达到未来社会公有制赖以产生的生产力高度,无疑需要经过一个长期的艰苦过程。马克思在阐述未来社会中将不存在拜物教时,指出了未来社会取代资本主义的长期性

和艰巨性：“只有当社会生活过程即物质生产过程的形态，作为自由联合的人的产物，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的时候，它才会把自己的神秘的纱幕揭掉。但是，这需要有一定的社会物质基础或一系列物质生存条件，而这些条件本身又是长期的、痛苦的发展史的自然产物。”^{〔34〕}

马克思始终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因此，他强调指出：“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35〕}事实上，后来各国发展的实践特别是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从兴起、曲折发展到遭遇挫折的历程，也证明了在生产力没有发展到资本主义私有制所不能容纳的时候，在新的社会所有制关系所赖以存在的物质条件还没有成熟之前，资本主义所有制是不会被社会主义公有制所取代的。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绝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绝不会出现的。”^{〔36〕}特别是经济文化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由于生产力发展并不充分，还远远不具备实现社会所有制的条件，因而，还需要走更长更艰苦的路，才能有望实现取代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公有制。

六、几点启示

综上所述，《资本论》一卷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批判是系统而全面的。深入解读并全面把握其“批判”的主旨，对于全面深化改革、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以公有制为主体，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公有制作为私有制的对立面，具有超越私有制的优越性，是人类社会发展必然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坚持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未来方向，又富于中国特色。因而，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文化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道路自信，遵循社会发展规律，艰苦奋斗，为早日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不懈努力！

完善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充分发挥国有企业的功能和作用。公有制的优越性不会自动发挥出来，需要有好的实现形式相匹配才能得以充分发挥。当前，我国正在全面深化的国有企业改革，就是旨在找到一种适合的公有制实现形式以充分发挥出国有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及其公共性。因此，在以混合所有制为目标模式的改革过程中，要以增强企业活力和充分发挥公有制的优越性为目的，而不能把公有制本身作为目的去追求。过去，搞国企的“一股独大”不利于搞活企业和公共性的发挥，现在，如果只搞形式的“混合”也同样不能有效防止以往国企的弊端。因而，国企改革一定要落实到其实现形式是否有利于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和作用上，而不是看公有制的数量的多少和规模的大小上。

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共享改革和发展的成果。公有制社会是作为“否定之否

定”的结果而产生的,它要求既超越小生产私有制的低效又超越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剥削和种种不公平。其发展的最终目的在于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因此,无论是改革还是发展,一切都须从人的角度出发,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改革不以政绩大小来考量,发展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努力做到:工业化不让农业受损,城镇化不使农民受困;房改是为了让人得以安其居,医改是为了让人能看得起病;教改是为了使人平等地接受良好的教育。因此,要在继续扎实地同步推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同时,继续深化改革,回归房子、医疗和教育的公共和准公共性质,努力实现学有所教、病有所医、安居乐业的社会和谐,使一切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其成果为全体人民共享的发展理念真正落到实处。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所要求的:“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毫不动摇地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激发市场活力。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基础上的“个人所有制”无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未来选择,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适合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必然选择。因而,要继续在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的同时,继续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证不同所有制的市场主体平等参与竞争。正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所强调指出的:国家“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只有这样,才能激发市场活力,才能有效地促进生产力的大发展,从而,为最终建立有利于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个人所有制奠定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

注释:

[1][2][3][4][5][6][8][9][10][11][12][13][14][15][16][17][18][19][22][23][24][25][26][27][28][29][31][32][34][35]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7、61、60、55、90、677—678、216、127、129、178—180、687、666—667、673、728—729、742、743—744、743、874、198、677、366、359、683、311—312、374、379、874、683、97、9—10页。

[7]张薰华:《〈资本论〉脉络》,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14页。

[20][21][33]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94、927—928、494—495页。

[3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0—91页。

[3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2—593页。

〔责任编辑:汪家耀〕